

革命的命运





太陽小叢書

第一種

革命的故事

錢杏邨著

太陽社編

上海春野書店印行

1928 1 12 初版

1——2000 冊



每冊實價大洋四角半

版權所有



目 次

秘書長·····	1—14
飛機場·····	1—18
胡桃殼·····	1—15
老軍務·····	1—20
涅暑大諾夫·····	1—25
當代英雄·····	1—20
革命家的一羣·····	1—20

132
秋子

秘 書 長

這幾天，A省省城裏真是熱鬧得緊，全城都在慶祝省政府的委員們的就職；到處懸燈結綵，標語紅紅綠綠的貼得滿街，宣傳隊員抓着白布的標旗在各處穿來穿去，婦女們也像在過新年的時候，着了她們的漂亮衣服，招搖過市，賣弄風情。據一個歡喜搜集傳單的錢攤的掌櫃說，五天以來，他已搜得關於慶祝省政府成立的傳單，大大小小的合計有五百七十六種。

這實在是一個盛會，全省的幸福就靠這幾個委員，怎能不慶祝他媽的一下子呢！

我這時正避暑在離省城四十里的一個山裏，應着一個朋友的約，恰恰在這時進城；我本是一個閒人，當然是也去湊湊熱鬧。第一，就是跟着潮水似的羣衆跑到省政府前去觀瞻一番。嚇！省政府的點綴真有意思啦！除去例有的標語，旗幟，衛隊，盒子砲以外，還有兩件最玲瓏動人的點綴：在頭門的兩根高大的柱子上盤了兩條紙紮的紅龍，兩柱的中間，掛了一盞紅色的球形的一尺對徑的電燈，據說這叫做「二龍搶珠。」那紮匠的手工真好！晚上肚裏的電燈亮了起來，真個是玲瓏剔透，看的人沒有一個不拍掌豔羨的。到了二門，柱子上又盤着兩個鳳凰，衣子都是黃綾子做的，彷彿就要飛去的神氣，中間是一盞紅球燈，據說這叫做「雙鳳朝陽。」這兩件藝術品的造意很深，大家

都如是說，究竟怎樣深法，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。

有些好管閒事的太太們，看見這樣好看的燈綵，都不住的拚命稱讚；那好奇的更想探探這一位奇才究竟是誰個。好容易擠到衛隊的面前，哀求似的訪問這一位天才。那脾氣壞的，不但置之不理，反而怪她們好管閒事。有兩個年紀大一點的，心氣和平多了，也就告訴她們這是秘書長想出的。這個天才比時就發現了，而且傳開了。都說秘書長一定是神仙再世，不然那會想出這樣吉利的點綴呢？秘書長，秘書長，秘書長……所有的人都叫了起來，聽覺不健全的人，恐怕還以為是在三呼萬歲呢！呵！呵！……

秘書長是誰呢？這個問題也就湧在我的心頭了。我很想去探聽一下，看看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！然而侯門深似海，叫我如何去法呢

？我雖是住在鄉裏，A省省城裏的事我也找得到一點。我早就聽說，目前在政治上活躍的人物，已沒有真的革命家了，都是些貪官污吏，土豪劣紳，地痞流氓，買辦階級。讀者們！你們看到這裏或許要罵我罷！好，且慢，你請走到省政府的門前去站幾分鐘，看看我的話錯了沒有。死亡，沉悶，昏庸，老朽……除這幾種色調而外，我看你們究竟能找到點什麼？真革命的都犧牲掉了，或仍在犧牲的途中，祇有這些假革命，反革命，機會主義者纔能不革命而有代價。無論那一國在過渡時代都是如此，並不是單獨我們國裏有這種現象。這也是必經的階段，我們倒也不必有什麼傷感。

真奇巧！想不到我那個朋友竟是秘書長的同鄉，是秘書長找他來做事的。因為秘書長說，同鄉的應該多多提拔，這纔是做官的道理。據他說，秘書長是一個老官僚，又曾經經營過

實業，當過醫士，和交易所的經紀人。他老於世故，已經四十多歲了；對於國內的大勢，瞭如指掌，從不輕舉妄動，說話也極有分寸；應酬尤其週到，無論是在什麼人專政時，他都是一帆風順，官不離身。在皇帝的時代他做過官，在軍閥的統治下，他也做過官，在革命的政府裏，他依然是做官。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，俗話說得真好；秘書長就是如此，他家的阿貓阿狗兩個僕人也做起警佐來了。他所以能繼續着官位而不衰的原因，據說還有一點，就是無論誰來，他都先去拜謁，表示歡迎；無論誰去，他也跑去勸慰，表示歡送。沒有一個大官不喜歡他，沒有一個大官不說他知情達理。……

我的朋友是住在一個旅館裏，已經拜訪秘書長幾次了。這一天下午，他來回看，這是他們做官的尊重朋友的手續，我這時恰在那裏。先由秘書長的勤務兵來報了姓名，然後秘書長

便出來了。他的身體很壯實，兩個眼睛四向轉動，臉上的表情和一切的動作，活畫出他是一個老官僚——十足老^的官僚。我睡在床上看報，沒有招呼他，誰高興招呼這樣不要臉的東西呢！他們談了一些應酬話以後，我那朋友便問他新政務委員的主席態度何如；他似乎對我並沒有注意到，那時我的衣着也實在太窮了。

秘書長說話了：

——我們不外，不然，我這話是不能講的。現在本已到了軍人各自爲政的時候了。我看他的態度，對政府並不好。我看目前的這個局面不能支持長久。現在做事，頂好沒有色彩，不必傾向那一派。那樣，路就太窄了。我們做官，本來是要錢。烏龜來了，我們也不必得罪他，王八來了，我們也歡迎他一下。不然，是做不下去的。你老哥以爲何如呢？

我的朋友點了點頭。他覺得很得意，又說

了一些閒話，並說決定請我那朋友去當秘書，我那朋友謝了謝他。他接着又浩歎了一聲，繼續的說：

——唉！生活真是不了！這一次來找我的人有一千幾，一千幾啦！你的運氣真好，可是你和他們又不同。我們關係太深了，不然，找事那能這麼快？不過，我有一句話招呼你：進去以後，勿談時事，要緊要緊。我們的關係，大家都知道，你說話尤其要留心。因為你不注意說了一句話，人家一定要說是我講的，注意。還有，無論什麼公文，你做好了交給科長，我們現在做事，能不負責任時頂好讓人去負責，這是一個秘訣，一個秘訣。

最後，我那朋友又據當天的新聞紙問他一件關於政治上的事是否實在。他說不很知道。我那朋友告訴他是在早晨新聞上看的，他比即不注意的答着：

——我起身後就來了，報還沒有看哩。

我這時真是氣憤極了！這樣的莫名其妙的東西，這樣的過去的人物，連新聞紙都不看的寶貝，居然也做起秘書長來，這不坑死人麼？這真是人類的扼運窮！他媽媽的……………要不是他走得快，我真個要把他從窗口丟到街心裏去！……

可惜那時候我沒有結果他，使他活活的跌死！……

他走了以後，我問那朋友：

——我說，這一班人一天到晚究竟幹些什麼勾當？

我那朋友笑了一下：

——他們嗎？真是不能說。睡到上午十二時纔得起身，吃過早飯，便到各處拜客。三點鐘到省政府辦兩點鐘的公，一半做事，一半和那些科長，幾個世襲的幕府的子弟，談談詩，

論論文，研究研究對聯，談談風月。直到五點鐘左右纔吃午飯。吃過午飯便到朋友家裏去聚賭，或赴那裏的詩會。七八點鐘，却都在賣婦那裏聚頭，吃酒啦，戲弄啦，研究案件啦！賭博啦！直要鬧到次日上午一兩點鐘，吃過宵夜，纔回到大太太的公館或姨太太的公館，在那裏抽烟啦，快活啦，要到雞叫纔去睡覺。他們的生活便是這樣，整月整年的沒有改變。

我聽罷，冷冷的說了一句：

——這就是現代政治家的實際生活？

——是的，政治家大都是如此。

我那朋友並不用思考似的答覆我。

一個人居住在不適宜於自己的環境裏，是一件最不痛快的事，讀者們當然是很了然的。我在城裏住了幾天，便打算回村莊了。自然，我不能不向我那朋友去辭別，他看見我，迎頭就是一句：

——喂！秘書長真有點道理！

——道理？我把這兩個字重覆了一下。

——你知道他這半個月賺了多少錢？

——多少錢？我應用他的語尾，無精打彩的反問。

——十幾萬啦！真有點道理！

我的苦悶更深了，在事實上非回答一下不可，便照例的接下去：

——道理在那裏？

那朋友眉飛色舞的說：

——在新政府未成立以前，他代理了一個星期的主席。這幾天內他放了四十幾個知事，放了三十幾個稅收官員。每個人對他都有報効，有的賺了錢說定將來帶他分幾成。這樣，他賺了十幾萬了。看看真有趣味！

——這就是他整理全省經濟的政策麼？我冷笑了一聲。

那朋友還是接着：

——我和他談了幾天，他告訴我許多做人的方法，很有道理。

自然，我對他的話不能不奇怪：

——很有道理麼？

他彷彿說不及似的：

——是喲，他說，人生幾十年，不過是遊戲人間罷了。有什麼名！有什麼利！實在的地方，還是得弄錢時不妨多弄一些錢。自己吃著不盡，這是中平；能顧及下代子孫，那是中上；要能施及家族，那當然是上上了。什麼叫做民脂民膏，那一個人不為着自己？弄錢，娶小老婆，得快樂時且快樂；這就是我的立身安命的大道理。罵我，罵不掉我一塊肉；打倒我，那時我已是腰纏萬串，甚至騎鶴上了揚州。趁少年時多抓幾個錢，老境纔不致吃苦。在鄉村裏建築一座別墅，帶着妻妾子女們住在那裏，

玩山游水，養鶴吟詩，這纔不辜負一世！我們都不外，你的年齡尚輕，什麼革命，一個名辭罷了，那個官不想錢，那個軍人不想佔地盤？老哥！不能發傻了。有機會時要弄幾個錢纔好！「富貴於我何與焉，」這不過是一句場面話而已？那有真的？……

我愈聽愈懊惱，便不由得又替他下了一個結論：

——呵！這就是秘書長的哲學，是罷？

——是喲，那朋友比卽又加上自己的見解。他的話實在對！現在的世界，我看透了，在我們省政府裏的幾十個朋友也看透了。革命是傻子的事，革命沒有代價，還是不革命的好，不革命的好！你看，街坊上走的，各機關的重要人員，有幾個是革命的？我們數過的，數不出來，數不出來！還是不革命的好，還是不革命的好！不革命，不革命，不革命，革命太沒

有代價了！……

說到後來，他低著頭，自言自語，在房內來往走動；講到得意的地方，還把手猛然揮動一下，彷彿要劈開什麼似的。他沉寂了半天，忽又大叫起來：

——還是不革命的好！還是不革命的好！

……

他的話復又沉寂了，忽然停止在我的面前說：

——你看！秘書長的見解錯不錯？真有道理！他又擺動着身體走了起來。

我是不很愛和這種人辯論的，祇得也湊他一下：

——是的，還是不革命的好！

他得了我的同意，快活起來，似乎找到了發財捷徑，而又有人證明了是實在的一般的歡喜。他跑到房門口，開開門，高叫起來：